

Some Questions About Sculpture Art in the Modern Taiwan

關於臺灣當前雕塑創作上的幾個問題

蕭 瓊瑞 Chiung-jui HSIAO
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

Some Questions About
Sculpture Art in the
Modern Taiwan



蔡尉成
水泥和鐵 10X12X71CM
鐵、水泥、油彩

周雕 塑之於台灣，原是和生活極其密切相關的藝術門類，捨原住民圖騰立柱、木桶、木臼、木叉、煙斗、木盾、占卜箱....等等 生活工藝不論，即使漢人社會，雕刻之於廟宇、居室，亦是舉目可見的生活素材，如石雕龍柱、石獅、石鼓、壁堵、門窗、斗拱....等等。曾幾何時，雕刻之於台灣社會，開始成為一個遠離生活的「純粹藝術」，它開始縮小尺寸、躲進室內，站在展覽

會的展示櫃台上，標上「請勿觸摸」的警示牌子，成為少數人品頭論足，或珍藏坐擁的對象。

藝術在近代西方社會，脫離貴族的豢養，獨立成為一個自存的領域，甚至走向藝術家個人心靈表現的產物，原本不足為奇，然而在台灣社會，傳統的雕塑藝術，一下子從生活中脫逸出去，成為黃土水口中所謂「頭與身軀同大，像個怪物」般的東西¹，這種情形，即使在同是吸納西方文化的近代日本社會，顯然也大有不同。

台灣近代雕塑與傳統之間的嚴重斷層，以及和民眾生活的徹底脫離，追根究底，實和台灣特殊的歷史遭遇及政治命運密不可分。

Some Questions About Sculpture Art in the Modern Taiwan

周瑞明
瑜伽 49X21X27CM
F.R.P.



不過在一九八〇年代以降，台灣社會快速的政經變遷與社會重組，雕塑藝術開始面臨重新發展的關鍵時刻。隨著政治的解嚴、公共空間的解放，台灣的雕塑家們，正面臨著一個新時代的挑戰。藝術創作的考量，也在幾個面向上，有了新的課題與任務。

本文謹就近年來接觸雕塑界的一些討論，歸納數點，以為藝術創作思考上的一些參考。

一、作品大小的問題

台灣近代雕塑起始於日治時期，由於殖民政權對公共空間的佔有及台灣社會經濟力的限制，台灣近代第一代雕塑家的作品，大都只能以較小的尺寸呈現。此一情形，延至戰後「省展」，以迄今日的大多數雕塑家。大家普遍有一種說法，也形成一種似乎已是必然的作法：先做好小模型，等到那天有人訂購了，才翻成大

尺寸(尺寸隨買主需求而定)。否則那有財力支持創作？

於是台灣雕塑界普遍存在著一批等待業主訂購翻製大作品的「模型製作者」。事實上，有多少小模型翻製成大作品以後，被認為是成功的？你能夠想像米開朗基羅【大衛像】小模型的景況嗎？而更常見到的情形是：既然台灣雕塑家習慣製作小模型，台灣少數的藝術愛好者，也就樂於收藏這些所謂的小模型；惡性循環之下，台灣的雕塑家就更沒有機會創作大作品了！

事實上，藝術品的成功與否，固然不在尺寸的大小；但問題是，如果藝術家在創作小模型的同時，始終期待著某個人的青睞，有朝一日要翻製成大作品，這種情形，就會讓那些少數真正獲得翻製機會的大作品，品質始終無法獲得真正的提昇。

我們以為：較好的生態應是，藝術家在從事創作的時刻，就應

該對自己作品最適切的尺寸大小有所決定，適合小品者，即以小品方式去完成，適合大尺度者，要嘛，克服困難，直接以大尺度的方式呈現，要嘛，寧可保留構思的草圖，以待來日的實現。一味迷信小作品可以翻作大尺寸的想法，是促成我們今天許多公共藝術缺乏品質、缺乏感動力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存在於作品尺寸大小之間藝術考量之不同，相信是所有從事嚴肅藝術創作者，可以體會的問題。

藝術創作原本就是一件辛苦的工作，其辛苦不只在創作苦思的困境突破與煎熬，還包括了生活壓力與經濟的負擔。但是這些情形，或許在雕塑界猶烈，卻非獨然，我們未曾聽過有那位油畫家，曾因經濟困難，先畫好一件小油畫，等待有人訂購後，再擴大成大畫的。雖然油畫顏料的價格負擔不是雕塑的材質所能相提並論，但在創作的考量上卻是一

致的。

我們期待有心於雕塑創作的藝術家們，除非自己原本就無心於大型作品的創作，否則應讓自己直接投身於大型作品的創作；當我們過度迎合社會的需求時，社會便不再考量藝術家的需求了！

二、材質的問題

作品尺寸的大小，成為雕塑家無法克服的經濟負擔，往往也與作品材質的選擇有關，由於國內藝術教育與社會美感教育的限制，許多雕塑家往往將自我限制在幾種特定材質的選擇上。某些在國外容易取得的材料，在台灣的環境裡，很可能成為一種昂貴無比的材料，這種情形在石雕創作上尤其明顯。

我們無意排除任何一種媒材的使用，但我們不可否認：台灣當前雕塑藝術的創作，在媒材的使用上，仍趨於保守，幾種較傳統

的泥、銅、石材，仍是藝術家的最愛，也是收藏者基於「不腐不壞」的考量下，較容易接受的媒材。

藝術創作應由藝術家的才氣來引導收藏家的買氣。只要打破「永恆」的藝術迷思，許多現代工業媒材或自然媒材，仍是藝術創作最便利、最具說服力的良質媒材。

現代雕塑事實上逐漸脫離以往封建貴族「永恆塑像」的思考，它越來越像城市中的一件家具，可以隨時移位，也可以重製，它富有人生，會逐漸衰朽，也可以屆齡退休。

三、雕塑設置的基地 問題

傳統的雕塑，總是站在一個提供公眾景仰膜拜的廣場中央，或庭園中心，那種征服空間、傲視群眾的霸氣，即使雕塑的主體已

詹益串
傳承 60X38X22CM
陶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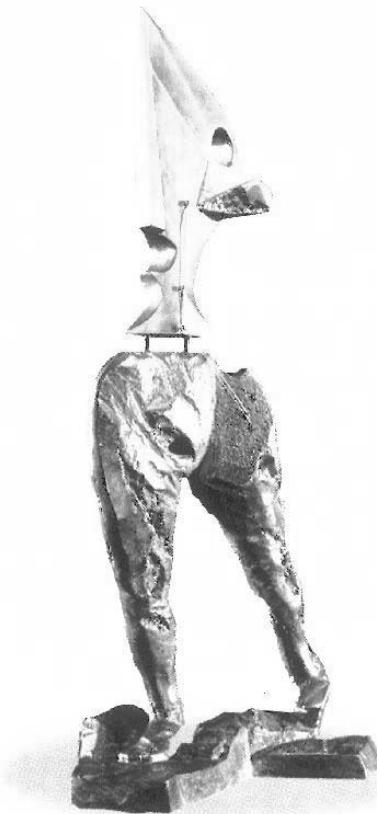


經從「偉人」圖像轉為純粹的造型，卻在精神上沒有多大改變。

今天的雕塑，事實上越來越像一種生活的驚艷，一次偶然的邂逅，一個心靈的相遇，或許在庭園一角、或許在樹蔭之下、或許在草坪之中，台灣的雕塑正從過去沙龍中的展示台上走下來，進入群眾生活；但過去那種征服、霸佔空間的心態，往往仍成為今日雕塑創作者的一個心靈包袱。

相對於廣場的霸佔，也有許多的雕塑家開始鍾情，甚至是執著於廣大的草坪。他們往往說：我的作品最好是放在一片廣大的草坪之上。這種現象，似乎與日本雕刻之森的無形制約有關。事實上，不要說雕塑放在草坪之上好看，請你告訴我：什麼東西放在草坪上會不好看？過度執著於草坪的基地，只會弱化了自己藝術上的創意。美國許多街頭的公共藝術，就設置在光突的硬質地坪之上，一樣充滿力量！

Some Questions About
Sculpture Art in the Modern
Taiwan



黃良臣
33X50X108CM
銅

基地的設置，是藝術家創作的挑戰，也是對周遭空間特質敏銳反應的一種表現；但另一方面，基地的設置，也可以不必是藝術家優先考量的問題，那是景觀設計師、城市規劃者的任務。今天的台灣公共藝術，混淆了藝術創作者、景觀設計師、建築師、城市規劃者的角色，沒有專業的尊重與分工，只有利益的爭奪與霸佔，這是必須深切批判與反省的現象。一個公共景觀，委託給藝術家，藝術家在取得案子之後，以其中極小的經費比例，放置了自己辛苦創作的作品，大部份的經費，拿去應付那些自己並不熟悉的景觀改造。一個景觀設計師或建築師，拿到了一個公共藝術的案子，大小通吃，搞個「基本造型」般的量體，硬說它也是一件藝術品，完全剝奪了專業雕塑家的功能。

台灣的公共藝術，正逼使台灣的雕塑藝術家處於一種進退維谷

的窘境。這是以「倡導藝術創作，保障藝術家權益」為前提的公共藝術執行單位，應從制度而去解決的嚴肅課題。

四、台座問題

雕塑品不一定需要台座，這早已是藝術界耳熟能詳的觀念與說法，但在實際的運作中，又有幾個藝術家能真正拋棄台座的觀念？

台座的烘托，似乎可以使不太突出的作品，變得更有價值；但台座的取消，也不見得可以使不太突出的作品，變得更為親和。或許可以說：台座在作品創作初始便應該被考量進去；但也可以说：台座的有無，也不完全是藝術家的責任，而如前面所提基地的問題一般，或許藝術家應放手讓這個問題由景觀設計師去考量、面對。

一個好的藝術品，可以有多種

不同的安置方式，藝術家的任務，只在提供優秀的藝術作品。這種情形，就如畫家不必太過於在意畫框的裝設與掛置的壁面一般。

我們期待藝術家回到藝術本質的思考，減少對相關衍生問題的關心，如此才能真正在創作強度上加強。一個作品強度不夠，卻斤斤計較於台座有無、大小的雕塑家，就像一個裝置作品極其貧乏、粗糙，卻汲汲於以攝影技法，製造魔幻般影像效果的藝術家一般，都是一種類似「宋七力效應」的悲哀。

五、雕塑與景觀的區隔

雕塑可能是一個好的景觀作品，但好的景觀作品，卻往往很難達到雕塑的需求與高度。其間差別，僅在於藝術本質關懷之有無而已。

一個好的雕塑家，終其一生，

紀宣鋒
遙遠的訊息 25X19X68CM
F.R.P.



Some Questions About Sculpture Art in the Modern Taiwan

關懷、追求某些屬於藝術本質的課題，或許是生命的主題、或許是媒材的特性、或許是空間的思考，...細察他的生命與作品，有著一貫發展的理路。而景觀作品，即使出自名家，有著強烈而明顯的風格，但其重點，仍係在周遭環境的搭配與塑造；其關懷與著力的焦點，和雕塑家是有著本質上的絕大不同。

在台灣公共藝術或景觀藝術逐日發展的時刻，年輕一代的台灣雕塑家，是否能在這個問題上有所知覺、抉擇，與堅持？

台灣的雕塑藝術，在近代台灣美術發展史上，似乎是個充滿希望卻又困境重重的領域，他沒有水墨與油畫、西畫與國畫般文化衝突的問題，但他一路走來，和群眾似近又遠，當黃土水、陳夏雨等前輩大師的作品，正在沙龍的展示台上獲得榮耀的時刻，台灣街頭矗立著的，卻盡是殖民統治者的塑像。於今，隨著威權政

治的結束，雕塑即將重新走回群眾生活的時刻，諸多觀念上、制度上的問題，卻又如繁絲盤繞的束縛著雕塑創作者的心靈和手腳。不過我們相信：只有真正的自覺，才能有真正的重生。在這重新出發的時刻，謹以個人觀察所得的幾個問題，與雕塑界的朋友們共思共勉，期待繁花茂盛的日子早日來臨。

註釋

- 1 黃土水〈出生於台灣〉原刊一九三五年日本《東洋》雜誌，文見顏娟英〈殿堂中的美術〉，附錄譯文，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64本第2分，中研院史語所，1993.6，台北。